

Linguistic Approach to Literary Work: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Enormous Radio*

by John Cheever

ZHONG Jie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30, 2022

Accepted: September 22,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ZHONG Jie. (2022). Linguistic Approach to Literary Work: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Enormous Radio* by John Cheever.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126–134,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6](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16>

Abstract: *The Enormous Radio* by the master story writer John Cheever has won wide acclaim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stead of dwelling on the narrative or the development of motif, the present paper will take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aiming at shedding new light i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story and facilitating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words: John Cheever; 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Enormous Radio*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ZHONG Jie holds a master's degre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e is currentl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with Guangxi Arts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author can be contacted at zhongjie@gxau.edu.cn.

語言學視角下的文學作品解讀 ——《巨型收音機》的功能語篇分析

鐘 婕

廣西藝術學院

摘要:《巨型收音機》是美國當代小說家約翰·契弗(John Cheever, 1912-1982)短篇小說名作,問世以來獲得了廣泛的關注。現存批評多圍繞敘事視角和主題闡釋展開。現從功能語篇分析的視角,將該作品作為語篇分析的語料,以語言學的視角審視作品的文體特點,以期為作品創作藝術和主題內涵的解讀提供新的視角,也為文學作品翻譯提供新的語篇分析視角。

關鍵詞：約翰·契弗；功能語篇分析；系統功能語言學；《巨型收音機》

一、約翰·契弗及《巨型收音機》

美國小說大師約翰·契弗(John Cheever, 1912-1982)是「二戰」後影響較大的一位作家,尤以短篇小說著稱於世,被譽為(美國)「城郊的契訶夫」,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短篇小說家之一。契弗作品的故事背景大多設置於紐約曼哈頓的上東區、韋斯賈斯特郊區、以他的出生地馬薩諸塞州昆西附近的南部海岸城鎮為原型的古老的新英格蘭村莊,以及義大利的羅馬(約翰·契弗, 2020)。契弗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批判現實主義風格,對人性的二元對立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和生動的呈現。

《巨型收音機》(*The Enormous Radio*)是契弗眾多社會風尚短篇小說中極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說描寫的是無論收入、事業還是社會地位都恰好符合中產階級的體面標準的吉姆和愛琳·韋斯科特夫婦偶然購得的一台看似普通實則「魔幻」的收音機及其引發的故事。這是一台其貌不揚,甚至「醜陋」的收音機。它的「魔幻」之處在於,它的揚聲器裡除了音樂節目,還傳出了鄰裡的生活隱私。收音機的「魔幻」實則並不稀奇。公寓樓的電梯井緊挨著他們家起居室的牆,這台收音機對各種電流的感應異常敏銳,所以上下左右包圍著他們的眾多人家的生活點滴都經由收音機的擴音器播放出來。在故事中,機器的「魔性」很快被科學釋疑;然而人性的複雜則遠非物理世界的機械原理那般清晰分明。作者通過精心的視角、精煉的語言和充滿匠心的敘事結構鋪陳開來,文義無窮,耐人尋味。

二、功能語篇分析

「功能語篇分析」這一名稱最早由黃國文在 21 世紀初明確提出(黃國文, 2001)。由於這是一種主要使用系統功能語言學作為理論指導的語篇分析路向,所以稱為「功能語篇分析」。

(一) 功能語篇分析的概念

功能語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研究對象是各種體裁的語篇。長久以來,不同學者對語篇做出了不同的定義。這些定義都從一定的角度反映了語篇的本質,如 Widdowson(1979)對語篇的定義強調了其「是句子的組合使用」的特點(the use of sentences in combination)。而功能語言學者在語篇分析中則注重語言的意義連貫、語言的使用和語言在語境中的作用(黃國文、葛達西, 2006)。Halliday & Hasan(1976)認為語篇是一個語義單位,而不是大於句子的語法單位。胡壯麟(1994)對語篇的定義則強調語境的作用:「語篇指在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語法約束的在一定語境下表示完整語義的自然語言」。對功能語篇分析概念的理解,存在著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功能語篇分析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組成部分。另一種看法認為,語篇分析是研究的工具,旨在揭示語言特點(黃國文, 2007)。而功能語篇分析就是指應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论來描寫、分析、解釋和評估語篇,而文學作品作為一種語篇體裁,自然是功能語篇分析的對象之一。

(二) 功能語篇分析的目標與步驟

從理論應用的角度看,功能語篇分析有明確的分析目標、分析層面和分析步驟。Halliday 尤其重視語篇分析的目標。他認為,語篇分析的兩個層面就是功能語篇分析的兩個目的。第一個層面是理解語篇,解讀



語篇表達意義的方法及其原由。第二個層面則是評估語篇,評估的向度包括語篇的有效性、合適性、是否達到了語篇目的、如何達成了語篇的目的(Halliday, 2000)。顯而易見,語篇分析第二層面更高一層級,是功能語篇分析的最終目標,即評估語篇。而在進行語篇評估之前,語篇分析必須從「語篇表達的意義」、「語篇如何表達意義」、「語篇為何表達某種意義」三方面進行考察(黃國文、辛志英,2012)。

功能語篇分析的步驟與分析目標和分析方法密切相關。根據黃國文等人(黃國文,2002;黃國文、葛達西,2006)的模式,功能語篇分析可以採取如下六個步驟:觀察(observation)、解讀(interpretation)、描述(description)、分析(analysis)、解釋(explanation)、評估(evaluation)。其中,描述語篇和解釋語篇必須依託具體的理論框架,而不是經驗式的、隨意的描述和解釋。這六個步驟雖然互為聯繫,但在具體的語篇分析中,並不一定要依次完成,而是根據具體的研究目標等因素進行語篇分析的實踐(黃國文、辛志英,2012)。

(三) 功能語篇分析的理論框架和核心思想觀點

系統功能語言學系統網路有六大核心思想:元功能、系統、層次、功能、語境、近似或概然率的思想,這六大核心思想也是功能語篇分析的主要指導思想和依據(胡壯麟等,2005)。在具體的語篇分析中,要根據語篇的特點、目的和功能從這一系統網路中選擇具體的理論框架。元功能的思想是在功能語篇分析中應用得較多的理論框架。Halliday(1978)認為,語言系統是一個意義潛勢,這個意義潛勢要實現的功能千變萬化,但可以抽象概括為語言的三個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編織而成。概念功能是言說者作為觀察者的意義潛勢,是語言的內容表達功能,表達人們的社會經驗和內心世界的意識狀態,同時也表達事物之間的各種邏輯關係。人際功能是言說者作為闖入者的意義潛勢,是語言的參與功能,表達說話人的態度、評價和他人與聽話人在相關語境下的角色關係。語篇功能是言說者的語篇形成潛勢,是言說者作為組織者的功能,表達語言與語境之間的關係,並把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組合起來形成語篇,共同在語境中起作用。這三種意義潛勢共同構成言說者的語篇組織活動,言說者根據情景語境從這三種意義資源的系統網路中做出選擇,而從這三個系統網路中做出的選擇都有文體意義(張德祿,1999)。

三、《巨型收音機》的功能語篇分析

作為契弗的短篇小說代表作,《巨型收音機》充分體現了作者精湛的敘事技巧、入木三分的反諷手法和簡潔的語言藝術之美。以下將主要運用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的元功能思想理論框架對該作品進行功能語篇分析,領略作者佈局謀篇和反諷藝術中「必然如此」的言語選擇。

(一) 異化的關係——虛實結合的敘寫及其對故事進程的推動作用

系統功能語言學認為,概念元功能分為經驗功能和邏輯功能。經驗功能是語言對人們在現實世界(包括內心世界)中的各種經歷的表達,反映的是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中發生的事、牽涉的和物及與之相關的時間、地點等環境因素。經驗功能由及物性和語態得到體現。及物性是一個語義系統,將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見聞和行動分為若干過程,也即將經驗通過語法範疇化,並明確與各種過程相關的「參與者」和「環境成分」。系統功能語法認為,人們可以通過及物性系統將人類經驗分為六種不同的過程:物質過程、心理過程、關係過程、行為過程、言語過程和存在過程(胡壯麟等,2005)。

故事的開篇第一段介紹了愛琳夫婦的大致生活狀況:他們無論是收入、事業還是社會地位,都「恰好符合」那個令人滿意的平均數。值得注意的是,描述夫妻二人作為社會人標籤的小句過程都用了物質過程和關係過程,唯獨如下兩句使用了心理過程。

例 1

...and they hoped someday to live in Westchester.
...that he seemed to feel younger.

(John Cheever, 2000)

物質過程描述的是做某件事的過程；關係過程則是反映事物之間處於何種關係的過程。在介紹夫妻二人的生活狀況時主要採用物質過程和關係過程，體現出描寫和敘述的客觀性。例 1 中提到的維徹斯特，是紐約州的一個縣，瀕臨長島灣。而紐約州作為美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州之一，其轄內的長島更是以富豪聚居地著稱。該小句為心理過程，「希冀(hope)」一詞，正像一個醒目的標籤，昭示著至少在敘述的當下，成為體面的「上層階級」依然還只是夫妻二人尚未實現的願望。如果說例 1 體現的是夫妻二人在物質層面現實生活得不盡如人意，那麼例 2 則暗示了男主人公不願意面對現實的心理狀態。實際上「貌似(seemed)」一詞，連同文本第一段中對女主人公那件冬天常穿的染得很像貂皮的艾鼬皮大衣的敘寫，都暗藏著作者對主人公的評價。

一台對電流過敏感以至於能接收到大廈鄰裡的家長裡短的收音機的到來推動了故事的進展。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一台特別的收音機出現直到夫妻倆都發現它的特異性，文本小句的過程都持續在物質過程和關係過程之間切換，語篇都在「靜默」中進行。儘管故事中的主人公早早出場，但他們都停留在「沉默」的階段。即便是對收音機發出聲響的描寫，儘管聲色兼備，但都是物質過程。直到男主人公仔細擺弄收音機發現其中的噪音無法消除，這時文中才第一次出現了言語過程小句。

例 2

... so he turned the radio off and told Irene that in the morning he'd call the people who sold it to him and give them hell.

(John Cheever, 2000)

「告訴(told)」開啟了故事進程中的人物的「對話」，這是除了收音機外人物在文本中第一次發出聲音。然而，還只是間接的「聲音」，是人物話語的投射。而這作為投射的間接引語，是主人公日常生活中極少溝通的寫照。

概念元功能中還包含邏輯功能，探討的是語言反映兩個或兩個以上語言單位之間的邏輯關係。韓禮德認為，語言單位之間的邏輯語義關係大致可以分為擴展和投射這兩類。所謂投射，即是通過一個小句引出另一個小句的語言現象(胡壯麟等,2005)。在《巨型收音機》的文本中，契弗巧妙運用投射這個語言現象推進故事進程、刻畫人物性格。除了故事中的主人公，那個「醜陋」的龐然大物——由於對電流極其敏感而能接收到大廈鄰裡家庭隱私談話的收音機——無疑是故事的另一位主人翁。實際上，正是這台收音機發生的一次次異常推動了故事敘事進程，而收音機每一次發生異常而接收到鄰裡家庭內的對話都是以投射的形式被呈現，並且被投射的小句皆為直接引語。

第一次被修理後，在夫妻二人的晚餐餐桌上，收音機再次傳出了鄰裡家中的響動，且傳來的聲音以直接引語的投射小句嵌套在對夫妻二人的描寫中呈現。這樣的「闖入」(break in)，在文體上借由投射的邏輯語義關係顯得不著痕跡，大廈鄰裡的生活瑣事似與主人公的生活水乳交融；在敘事上則由此得以推進了故事的敘事進程。

例 3

...She listened for a few minutes to a Chopin prelude and then was surprised to hear a voice break in. "For

Christ's sake, Kathy," he said, "do you always have to play the piano when I got home?" The music stop abruptly. "It's the only chance I have," a woman said. "I'm at office all day." "So am I," the man said. He added something obscene about an upright piano, and slammed a door.

"Did you hear that?" Irene asked.

"What?" Jim was eating his desert.

"The radio. A man said something while the music was still going on-something dirty."

"It's probably a play."

"I don't think it is a play," Irene said.

(John Cheever, 2000)

在接下來的部分,文本描述了夫妻二人圍著收音機,扭動按鈕,用耳朵「偷窺」大廈鄰裡的家長裡短,哀愁抑或醜陋。這一部分的文本有著對主人公夫婦言語交流最密集的描寫,也有著對大廈鄰裡家長裡短直接的呈現,這兩者都以直接引語的投射小句交織呈現,是作者對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中產階級生活中漠然焦慮的人際關係的白描。以直接引語的方式將主人公夫婦的對話和通過收音機的擴音器播放出的大廈鄰裡的對話並置,是作者使用語言反諷的把戲,是對現代都市人生活荒誕化的隱喻。

(二) 隱性態度——言語中刻畫人物性格和現實關係的殘酷真相

有學者認為,契弗小說中的人物都可以算是「扁平人物」(趙克忠,1996),個性消融在種種社會規範中。實際上契弗筆下的人物雖然有著漠然的共性特徵,但也都有著獨一無二的特點。在《巨型收音機》中,男主人公吉姆和女主人公愛琳的性格特徵在雙方的對話和心理活動的描寫中顯露無遺。系統功能語言學關於語言的人際功能指出,語言的角色儘管多種多樣,但最基本的任務只有兩個,即給予和求取。交際角色和交流物這兩個變數組成了四種最主要的言語功能:「提供」、「命令」、「陳述」、「提問」(胡壯麟等,2005)。通過考察文本我們發現,故事主人公夫婦的言語交流主要實現的是「命令」和「提問」這兩種言語功能,且男主人公吉姆的言語主要實施的是「命令」的功能,而女主人公愛琳的言語主要實施的則是「陳述」和「提問」的功能。在妻子的言行逐漸顯現出飽受收音機的異常「接受」功能影響時,吉姆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例 4

From the radio in the living room, Jim heard screams, obscenities, and thus.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o this sort of thing," he said. He strode into the living room and turned the switch. "It's indecent," he said. "It's like looking in windows.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o this sort of thing. You can turn it off."

"Oh, it's so horrible, it's so dreadful," Irene was sobbing. "I've been listening all day, and its so depressing."

"Well, if it's so depressing, why do you listen to it? I bought this damned radio to give you some pleasure," he said. "I paid a great deal of money for it. I thought it might make you happy. I wanted to make you happy."

(John Cheever, 2000)

吉姆聽了妻子的哭訴,雖然沒有言辭犀利的呵責,但是來回往復的「你該知道你可以不聽那些東西的」(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並提到自己把收音機買回家的初衷(to give you some pleasure)和物質上的

代價(paid a great deal of money),言語裡都不無責備實則是命令妻子「改弦更張」。可以說這一段「命令」漸漸撥開了主人公夫婦關係實際狀況的迷霧。在男主人公反復地詰問實則命令自己停止偷聽行為的言語攻勢下,女主人公愛琳開啟了她對兩人關係狀況的反思。

例 5

“Well, why do you have to listen” Kim asked again. “Why do you have to listen to this stuff if it makes you so miserable?”

“Oh, don’ t, don’ t, don’ t” she cried. “Life is too terrible, too sordid and awful. But we’ ve never been like that, have we, darling? Have we? I mean, we’ ve always been good and decent and loving to one another, haven’ t we? And we have to children, two beautiful children. Our lives aren’ t sordid, are they, darling? Are they?” She flung her arms around his neck and drew his face down to hers. “ We’ re happy, aren’ t we, darling? We are happy, aren’ t we?”

(John Cheever, 2000)

實際上,這與其說是女主人公的反思,毋寧說是她感受到家庭關係的危機後掙紮著「索要」肯定的安全感。系統功能語言學關於語言的人際功能的概念中,對人們通過言語提出的命題和提議做出判斷或評價是通過歸一性和情態來描述的。所謂的歸一性,則是言語功能中攜帶的肯定或否定的特徵。當我們在命題之後附加疑問成分時,典型的附加疑問形式是把歸一性進行反向處理。如果附加譯文的歸一性保持不變,它表示斷言性,而不是尋求確認(胡壯麟等,2005)。在這段反思式的「索取」言語中,愛琳先是語氣肯定地做判斷(we’ ve never been like that, have we?),這杜絕了任何否定性回答的「從不」(never),實際上並不是詢問丈夫的回答,相反,她是在表達自己對「幸福在握」的肯定。然後,轉瞬之間,她又失去了對自己判斷的篤定,一連幾個附加疑問句,都是在期盼甚至祈求丈夫肯定的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契弗先用了縮略形式的附加疑問句(We’ re happy, aren’ t we, darling?),再附加上句子的完整形式。縮略形式和否定式的連續使用是交談情景語境的指證(丹·麥金太爾,畢翠克絲·布塞,2014)。愛琳以完整的句子和附加疑問句結束,從語式上說,那是書面語體而非口頭語體,而這體現出其內心的凝重。在這份鄭重的追問中,她的丈夫在此時對維持夫妻關係和睦尚存一絲耐心。可是,這樣稀薄的耐心在生活的重壓中,在受到收音機影響促發性情變化的妻子的刺激下備受考驗。

例 6

“You’ ve got to learn to handle the money I give you a little more intelligent, Irene,” he said. “You’ ve got to understand that we won’ t have as much money this year as we had last.... I’ m not getting any younger, you know. ... I haven’ t done as well as I’ d hoped to do. And I don’ t suppose things will get any better.”

(John Cheever, 2000)

如果說女主人公的話語通過人際意義中的歸一性映照了她內心對家庭關係的隱憂和焦慮,那麼以上這段男主人公對妻子的「耳提面命」則可以說是展示了人際意義中另一個系統——情態在揭示人物關係隱秘、揭開那層「幸福生活」的假像、推動故事敘事走向高潮中起到的微妙作用。在命令中要求對方承擔的義務或是在提議中表達個人的意願,是人際意義重要的題中之義(胡壯麟等,2005)。兩個「你得」(You’ ve got to)是男主人對妻子應盡義務的提醒,也是命令。實際上,他完全可以使用「應該」(should)這樣直截了當地表達命令的情態動詞。將命令的語氣降格處理,體現出男主人公的克制和對道德底線的把持。這讓人想起前文中他對妻子「偷窺」鄰裡私事的勸誡時使用的那個對妻子行為進行定義的「不體面的」(“It’ s indecent.”)。

此外,提到對未來的展望,他在焦慮中對妻子坦陳近憂和遠慮,沒有使用斷然表示否定的表達方式,而是用比較的話語方式指明了嚴峻的家庭前景:「今年賺的錢沒有去年多了」(won't have as much money this year as we had last)、「我不再年輕了」(I'm not getting any younger.)、「我的成績不如預期」(I haven't done as well as I'd hoped to do.)、「我認為情況不可能好轉」(I don't suppose things will get any better.)。這些對家庭狀況的痛陳雖然指向暗淡的未來,但是其中讀來小心翼翼的措辭——雖則表達的是沮喪和挫敗,但是以正面的措辭表達語義——以及最後一句總結中用到的情態隱喻,即用小句表達本該使用情態副詞來表達的情態意義,都體現了男主人公性格底色中沉穩和端正的存在。

(三) 形散而神不散——契弗小說敘事中的語篇連貫

「體現」這一概念在系統功能語言學中有著極其重要的理論地位。概念功能由及物性、語態和邏輯語義關係體現;人際功能由語氣、情態和語調體現;語篇功能則由主位系統、信息系統、銜接與連貫系統體現。主位是話語的出發點;述位是圍繞主位所說的話,往往是話語的核心內容(胡壯麟等,2005)。當充當小句主位的成分同時充當小句的主語時,這樣的主位叫「無標記主位」。如果主位不是小句的主語,這樣的主位成為「有標記主位」。主位推進的過程也是語篇進程展開的過程。常見的主位推進模式主要有四種。一種是放射型,即幾個句子的主位相同而述位各不相同。第二種是聚合型,即幾個句子的主位各不相同,但述位一致。第三種是階梯型,即後一個句子的主位是前一個句子的述位。第四種是交叉型,即後一個句子的主位和述位與前一個句子的主位和述位相互交叉或部分交叉。綜觀《巨型收音機》文本,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運用了如上四種主位推進模式,體現了作者採用的內聚焦的敘述視角產生的可靠敘述效果,同時,作者又通過對主位推進模式的使用塑造和凸顯人物性格。

例 7

They were the parents of two young children, they had been married nine years, they lived on the twelfth floor of an apartment house near Sutton Place, they went to the theater on an average of 10.3 times a year, and they hoped someday to live in Westchester.

(John Cheever, 2000)

開篇第一段這組五個小句的集合是放射型的主位推進模式,由於呈現出多個相同非標記主位連句成段的特點,讀來中規中矩,主人公夫婦刻板的生活隨之浮現眼前,映射了愛琳夫婦生活的程式化,現代都市生活給人造成的扁平化壓制。

從信息系統的視角看,文本中夾雜大量以直接引語呈現的人物話語、對人物行為和心理的描摹和景物的描寫多使用簡單句、並列句,加上多種類型的主位推進模式的並用,使得作品呈現出敘事緊湊、信息密度大的特點。文體學家麥克·圖倫認為,關係從句密集的段落往往是對「舊信息」即已知信息的補充,對敘事的推進沒有幫助(丹·麥金太爾,畢翠克絲·布塞,2014)。而當作者刻意「破壞」自己在本作品中構建的主位推進模式和信息傳遞的多樣平衡時,恰恰都是故事敘事發生轉折的節點。

例 8

“Why are you so Christly all of a sudden? What's turned you overnight into a convent girl? You stole your mother's jewelry before they probated her will. You never gave your sister a cent of that money that was intended for her-not even when she needed it. You made Grace Howland's life miserable,

(John Cheever, 2000)

在故事高潮部分中男主人公對妻子的偽善和虛榮一通數落,劈頭蓋臉地直呼「你」(You),痛陳妻子昔日所作所為透露的冷漠殘酷。這一段以直接引語呈現的話語中,單一的放射型主位推進模式作為故事的高潮呈現,凸顯了男主人公對妻子一直的忍讓與愛護,同時以補充新信息的形式將妻子的形象拼圖補充完整。整個故事在男主人公這個「獨白」中——他兀自回顧往昔並將她昔日的不體面向妻子直陳,然而妻子沉默以對——又回到了「沉默」的起點。

如前所述,《巨型收音機》語篇中採用了多種主位推進模式,同時從語言表層結構觀察,文本在呈現密集信息的同時帶來「眼花繚亂」的觀感——因為語篇中小句多為非標記性主位,語篇在不斷轉換主位的過程中,讀者需要緊緊追隨敘述線索才能掌握故事發展脈絡。系統功能語言學框架中,銜接是一個語義概念,當語篇中一個成分的含義以來另一個成分解釋時,就產生了銜接關係。胡壯麟教授(1996)通過研究 Halliday 對威廉·戈爾丁的《繼承者》中及物性結構的文體功能分析認為,某種及物性結構的高頻率出現具有銜接功能,從語篇的宏觀層面體現主題意義。這一觀點在《巨型收音機》的及物性分析中得到驗證。如前文所述,在《巨型收音機》文本中,小句的過程類型主要在物質過程和關係過程之間切換,唯獨在體現人物關係衝突、刻畫人物性格的小句中使用言語過程和心理過程。而小句及物性過程的使用和轉換都統一服務於作者體現作品主題意義的宗旨,所以我們認為,該作品的及物性結構是作品銜接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實際上,在語篇銜接與連貫理論研究的發展進程中,有學者不斷突破 Halliday & Hasan(1976)的觀點,認為體現語篇人際意義的語氣結構也具有銜接功能(張德祿,劉汝山,2018),這在以上語料分析中已得到驗證。

結語

早在 20 世紀 60 年代,Halliday 就開始發表論文運用語言學理論分析文學語篇,在其發表的論文《文學語篇的語言學研究》中就指出「描述語篇是語言學家的任務之一」。近幾十年來,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為功能語篇分析的發展提供了日漸廣泛的理論支撐。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家特裡·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在其專著《如何讀詩》(*How to read a poem*)中曾不無遺憾地表示:「不少人能讀懂詩歌中的意象,然而極少人能解讀詩歌的句法」(Terry Eagleton, 2007)。語篇分析的最終目的在於評估和評價語篇。本文對約翰·契弗的短篇名作《巨型收音機》進行功能語篇分析,在元功能思想的理論框架下審視作者的敘事進程的特點、人物性格塑造和語言特點,將語篇分析與評價融合在對作者語篇語言學描述的過程中,使得我們對該作品的賞析不再停留在感官經驗的感性抒發上,為語言學框架下的文學藝術審美增加了科學的維度,再次印證了系統功能語言學作為「適用性語言學」強大的理論闡釋力、廣泛的應用範圍和廣闊的應用前景。

注釋

- ①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20–21.
- ②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s: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Arnold, 112–113.
- ③ Halliday, M. A. K.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X v – X vi.
- ④ Cheever, J. (2000). *Th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 New York: Vintage, 33–41.
- ⑤ Eagleton, T. (2007). *How to read a poem*. Mal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3.
- ⑥ Widdowson, H. G. (1979). Rules and procedur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Myers (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versation and discourse*. Edinburg: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50.



- ⑦ MA Yufang. (2021). Flag Bearer's poems: On the Artistic feature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Zhang Chengzhi's *Stagger of Flower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 149-157.
- ⑧ FU Channi. (2021). A study of Leslie Fielder's Views of American novels in his cultural criticism.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3): 158-165.
- ⑨ 丹·麥金太爾,畢翠克絲·布塞(主編):《語言與文體:中文導讀注釋版(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316-317。
- ⑩ 胡壯麟:《語篇的銜接與連貫》,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頁1。
- ⑪ 胡壯麟:《有關語篇銜接理論多層次模式的思考》,《外國語》1996年第1期,頁1-8。
- ⑫ 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李戰子:《系統功能語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11-162。
- ⑬ 黃國文:《功能語篇分析縱橫談》,《外語與外語教學》2001年第12期,頁1-4+19。
- ⑭ 黃國文:《功能語篇分析面面觀》,《國外外語教學》2002年第4期,頁25-32。
- ⑮ 黃國文,葛達西:《功能語篇分析》,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頁10+46。
- ⑯ 黃國文:《中國的語篇分析研究——寫在中國英漢語篇分析研究會成立之際》,《外語教學》2007年第5期,頁6-9。
- ⑰ 黃國文,辛志英(編):《系統功能語言學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頁298-299。
- ⑱ 約翰·契弗著,馮濤,張坤(譯):《約翰·契弗短篇小說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頁50-64,頁1079。
- ⑲ 張德祿:《韓禮德功能文體學理論述評》,《外語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1期,頁43-49。
- ⑳ 張德祿,劉汝山:《語篇連貫與銜接理論的發展及應用(第二版)》,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頁12。
- ㉑ 趙克忠:《新的形式,新的感情——論約翰·契弗短篇小說的敘事藝術》,《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頁87-92。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